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

《新疆通史》课题丛书

《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编

新疆历史研究论文选编

|| 通论卷 ||



新疆人民出版社
XIN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编

新疆历史研究论文选编

|| 通论卷 ||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疆历史研究论文选编·通论卷 / 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编. —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7-228-12127-4

I. 新… II. 新… III. 新疆—地方史—文集
IV. K294.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6029 号

出 版 :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 830001
印 刷 : 新疆新华印刷厂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8.25
字 数 : 300 千字
版 次 :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1—1000
定 价 : 30.00 元

编者的话

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陲,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对新疆历史的研究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新疆历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不仅促进了学术研究,而且对于提高各族人民增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自觉性具有现实意义。

《新疆通史》是经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批准,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立项的重大科研项目,是自治区文化建设的奠基工程。为了吸收和借鉴国内外的研究成果,编写好《新疆通史》,我们从广大专家、学者发表的上万篇论文中,选出了 363 篇,编辑成册,分 13 卷 15 册出版,本卷为《通论卷》。

我们主要是从通史的角度来选编论文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民族、宗教,以及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论文选定以后,我们征求了作者的意见。除少数论文作者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补充外,绝大多数文章都是原文照录。

由于我们的水平、接触所限,难免挂一漏万。不当之处,敬请读者见谅!

编者

2008 年 9 月

目 录

新疆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马大正(1)
新疆统一于祖国是历史的必然·····	陈 华(20)
新疆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和巩固过程中 的历史地位·····	苗普生(34)
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的历史要素·····	陈育宁 汤晓芳(44)
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	谷 芭(54)
一个重大问题:正确阐明历史研究中的民族关系·····	谷 芭(68)
中国古代和亲与西域文明的提升·····	崔明德(77)
加强边疆开发史的研究·····	戴 逸(87)
古代欧亚的内陆交通 ——兼论山脉、沙漠、绿洲对东西文化交流的影响·····	张广达(90)
新疆历史上水利技术的传播和发展·····	黄盛璋(102)
新疆出土的古代织物 ——以汉—唐(1~8世纪)丝织品为主·····	武 敏(130)
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交往的通道·····	荣新江(141)
丝绸之路与西域经济 ——对新疆开发史上若干问题的思考·····	殷 晴(150)
丝绸之路在草原文化发展中的作用·····	贾合甫·米尔扎汗(162)
近世新疆人口问题的历史考察·····	纪大椿(172)
塔里木盆地近代环境变迁与社会经济的发展·····	王守春(184)
龟兹艺术的风格与成就·····	金维诺(200)
西域戏剧文化东向探迹·····	廖 奔(211)

丝绸之路与东西音乐文化交流	周菁葆(232)
论突厥史观的演变	王治来(241)
吐鲁番出土汉语文书中所见伊朗语地区宗教的踪迹	张广达(253)
应该正确阐明西域诸民族的语言	
——评《维吾尔人》一书有关语言史的若干观点	伊·穆提义(267)
西域歌舞戏对中原戏剧发展的贡献	郎 樱(276)

新疆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马大正

2002 年因主持《新疆史鉴》的撰写,根据我对新疆历史的总体认识,写了一篇《新疆历史纵论》(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 年第 3 期),论及了 4 个问题:“站在历史的脊梁上观察历史”,“认识新疆历史的出发点与归宿点”,“新疆历史发展中的五个基本问题”,“研究新疆历史应面对现实与未来”。其中“新疆历史发展中的五个基本问题”是:历朝各代对新疆的治理;新疆是各民族共同生活的大家园,不是哪一个民族的家园;多种宗教在碰撞中并存;多元文化的共存、交融与互补;屯垦戍边的历史与现实,证明其必要性与合理性。《新疆史鉴》也是按上述 5 个基本问题立篇为:治理篇、民族篇、宗教演变篇、文化交融篇和屯垦戍边篇。

随着《新疆史鉴》写作的进展,对上述 5 个基本问题的思考也在不断深化,现将思考的结论整理出来,以就教于同行专家和一切关心新疆历史的广大读者。

一、关于历朝各代对新疆的治理

回顾新疆的历史,尤其是历代王朝对新疆实施有效治理的过程,尽管由于受到势力强弱等因素的影响,各王朝对包括今新疆在内的西域地区的管辖方式不同,但总的发展趋势是中央王朝对新疆的管理不断深化,新疆和内地的联系不断加强,由此新疆成为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 本文原题为“新疆史札记”,曾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集刊》第 2 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上,考虑到论文所涉内容均为新疆历史研究中的重大问题,对于当前新疆历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刊征得作者同意,予以刊发,并将题名改为“新疆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特予说明。

1. 从西域都护府到新疆建省的意义

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表明,西域在很早之前就和中原地区有了密切的联系,秦汉之际兴起于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的匈奴开始将西域纳入到自己的管辖之下,设置僮仆都尉进行管理。公元前 60 年,西汉王朝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府,辽阔的西域被纳入到了中央王朝的直接管辖之下。自西汉设置西域都护府到清朝设省而治,历代王朝对新疆的治理经过了督统治理(西汉到隋)、羁縻治理(唐到明)、军府治理(清统一新疆至 1884 年)、建省治理(1884 年以后)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既反映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同时也体现了中央政府对新疆治理逐步强化的发展轨迹。

西域都护府的设置,标志着包括今天新疆在内的西域被正式纳入到了中央王朝的管辖之下,西域地区由此开始了和我国其他地区融为一体的历程。融为一体的历程是曲折的,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中央王朝对西域的政策受到了国力强弱及其他因素的严重制约而时有中断。和西汉相比,东汉王朝对西域的治理受到国力和统治者主观意识的影响出现了“三绝三通”的波折。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原地区陷入割据状态,对西域的治理主要还是限于西部和北部地区的各王朝或政权,而且统治的程度也不及西汉时期那么深入具体。进入到隋唐时期之后,强大的隋唐王朝,尤其是唐王朝的出现,不仅重新将西域纳入到了中央王朝的直接管辖之下,而且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及四镇等机构的设置使中央王朝对西域的治理在两汉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五代辽金两宋时期,中原地区又陷入割据状态,此时西域虽然也先后出现了喀喇汗王朝、于阗李氏王朝、高昌回鹘王朝、西辽王朝等割据政权,但这些政权和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并没有中断,而是继续保持着密切的交往,这就为蒙元对西域的又一次统一和治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明王朝受国力的影响,对西域的治理相对较弱,但其后的清王朝却集历朝各代长期治理西域之大成,不仅在西域确立了以伊犁将军为首,众多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等为辅的管理体制,而且积极推行具有中原地区特点的郡县管理方式,并最终在 1884 年将新疆纳入到了行省管理体制之下,新疆由此完成了和我国其他地区融为一体的进程。

纵观历代王朝对新疆的治理,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历代王朝对新疆的治理过程虽然充满着曲折,但总是在曲折中发展;二是历代王朝对新疆的治理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继承中不断深化。

2. 各族人民及政治家的作用

新疆成为我国的重要部分是新疆和内地联系不断密切的必然结果,各

民族人民以及历代的政治家在其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各民族人民在历代王朝治理新疆过程中的作用是积极主动的,这也是新疆能够成为我国重要组成部分的主要原因之一。自西汉将西域纳入到有效管辖范围之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极大地增强了西域各民族的向心力,由此也促成了即使在中原地区陷入内乱或国力衰弱难以继续维持对西域治理的情况下,西域各民族也往往采取积极主动的方式来保持和中央王朝的密切联系。如东汉王朝刚刚建立,西域各国“皆遣使求内属,愿请都护”,希望重新被纳入到中央王朝的管辖之下,而在东汉王朝的国力难以维持对西域的治理准备撤出时,疏勒都尉黎弇自刎以死挽留班超。尽管后类事例略显特殊,但类似前者主动和中原王朝或中央王朝谋求建立隶属关系的事例则很多,这无疑是各民族人民向心力的表现。这种向心力不仅为历朝各代治理西域提供了牢固的基础,而且也是新疆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组成部分、新疆各民族成为中华民族组成部分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历朝各代治理新疆的过程中,政治家的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西汉王朝的武帝、宣帝;唐王朝的太宗、高宗;清王朝的康熙帝、乾隆帝等,他们作为统一的中央王朝的统治者无疑对中央王朝统一和治理新疆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边疆大吏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视的。汉代具有“凿空”之功的张骞、为西域都护府的设置立下大功的郑吉、和亲西汉的乌孙王、率领数十人完成统一西域大业的班超;清代平息动乱并收复伊犁的左宗棠、新疆建省后第一任巡抚刘锦棠等等,这些人或为中央王朝地方官吏,或为西域地方民族政权首领,他们顺应历史潮流,在立足民意的基础上,或开创性地密切了新疆和内地的联系,或妥善地执行有利于新疆稳定和发展的政策,或在中国处于割据状态下依然谋求保持和中原各王朝的关系,或为平息动乱、抵御外侮作出了突出贡献。这些政治家对于历代王朝治理新疆及促进新疆发展等诸多方面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3. 割据与分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在历代王朝治理新疆的过程中,与统一相对立的割据和分裂现象的存在,成为历代王朝治理新疆的制约因素,割据和分裂虽然都是历代王朝统一新疆的阻碍,但二者含义不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割”者,分割;“据”者,占据。“割据”,一般用来指称一个政权内部拥有武力的人武装占据部分地区,和整个政权形成对抗的状态。割据者的最终目的是夺取整个政权的统治权。“分”与“裂”含义大致相同,合在一起的政治含义是指使一个政权变成几部分,分裂者虽然也是和割据者一样,依靠武

力占据部分地区,但其最终目的是从政权中分离出去。也就是说,割据政权和分裂政权虽然在形式上具有某些相同的特征,但二者要达到的最终目的不同,前者的最终发展目标依然是统一,而后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永久独立的政权。

在新疆的历史上,既存在着割据政权,也有分裂政权,但总体而言前者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后者则是在 19 世纪之后成为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因素。由于特殊的人文和地理特点以及中央王朝采取的以羁縻统治为主的治理方式,在新疆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大大小小的众多政权。这些政权形成割据往往是在两种情况下发生:一是由于不满中央王朝的某些政策而起兵反抗,进而形成割据政权,如唐代西突厥的阿史那贺鲁政权等;二是由于中原地区内乱,中央王朝缺失,通过内部兼并也会出现一些割据政权,诸如唐代初期的高昌,两宋的于阗李氏王朝、喀喇汗王朝、高昌回鹘王国、西辽王朝,元代窝阔台、察合台汗国等。但是,这些割据政权并没有以分裂中国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而是或希望通过割据来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或积极主动地和中原王朝保持政治联系,尽管有时这种政治联系仅限于名义上的附属关系,也尽量保持。无论是喀喇汗王朝以“中国汗”自居,还是于阗李氏王朝以唐王朝统治者后裔的身份出现,都是这种向心力的表现。进入 19 世纪下半叶之后,随着“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思潮的兴起,以分裂中国为目的的分裂分子和国外势力相勾结,开始试图在新疆建立分裂政权,阴谋把新疆从中国分离出去,因此新疆也出现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为代表的分裂政权。应该说,分裂是不得民心的,也是违背新疆历史发展潮流的,它为当今新疆稳定和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容低估的。

4.20 世纪新疆历史发展中一股浊流

“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思潮虽然在 19 世纪末已经出现在新疆,但新疆分裂政权的出现却是在 20 世纪上半叶,1933 年 11 月出现在新疆喀什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国”是这一思潮直接导致的结果。应该说,“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国”的出现是在新疆军阀混战、农民暴动此起彼伏的特定时期偶发的一次分裂活动的产物,虽然其存在的时间只有短短几个月,但其危害却是深远的。首先,“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国”的出现标志着分裂主义完成了从思想意识向实践活动的过渡,开创了建立分裂政权的先例;其次,在“泛伊斯兰主义”思潮影响下,开创了煽动和利用宗教狂热达到分裂目的的先例;再次,在“泛突厥主义”思潮影响下,将一个民族的解放、复兴和发展建立在了对另一个民族的排斥和打击之上;最后,产生了分裂主义的“领袖”人物。

也正是有了这一恶劣先例,分裂活动成为 20 世纪新疆稳定和发展进程中的一股浊流,40 年代分裂分子一度窃取“三区革命”的领导权,宣称要成立一个“真正自由独立的国家”;50 年代之后各种分裂组织相继出现,他们不仅通过篡改历史来混淆视听,利用宗教蛊惑人心,而且在新疆制造了一系列的暴动、骚乱、爆炸等恐怖活动,并且和境外的敌对势力相勾结,实施“西化”、“分化”我国的政治图谋,已经对新疆的稳定和发展形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建立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一直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以后确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这种新型民族关系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成立即是这一政策具体实施的结果。为了加快新疆的发展,在世纪之交,我国政府又作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包括新疆在内的西部民族地区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经济社会的发展自然会彻底改变新疆落后的社会状况,新型的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也将不断发展,但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新疆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因而坚定不移地与分裂主义势力进行斗争是新疆面临的首要问题之一。

二、新疆是各民族共同生活的大家庭

今天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有维吾尔、汉、哈萨克、回、蒙古、柯尔克孜、塔吉克、锡伯、乌孜别克、满、达斡尔、塔塔尔、俄罗斯等 13 个世居民族。这种多民族聚居的格局是历史上众多民族长期融合、发展的结果,因而对历史上新疆的民族分布、发展、相互关系等问题进行总结,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

多民族聚居是新疆历史上民族分布的显著特点。史前在今新疆境内活动的古人类既有欧罗巴人种,也有蒙古人种,同时还存在着两类人种的混合型,这一方面反映着这一时期新疆已经不是单一人种的聚居地,另一方面也说明不同人种之间的融合早已存在。史前时期新疆在人种分布上的这一特点,既是新疆特殊的地理位置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也为其后新疆多民族分布的格局奠定了基础。

汉代新疆的民族分布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多样性,北疆游牧地区、塔里木盆地周缘和天山谷地的城邦之国广泛分布着众多不同民族成分;二是融合性,伴随着屯田的展开,大量的汉人进入到新疆地区,为新疆的民族构

成增加了新的成分。在汉代多民族分布的基础上,经过民族之间的融合和迁入,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疆不仅又增加了鲜卑、柔然、高车、哒、悦般、吐谷浑等新的民族成分,而且民族之间的融合也频繁发生,兴起于新疆东部的高昌政权即是一个多民族的混合政权。隋唐时期,迁入与融合依然是新疆民族分布的主要特点,汉人、突厥人、回鹘人、吐蕃人等不断迁入新疆,一方面使新疆的民族成分更加多元化,另一方面为其后中亚地区居民的突厥化、新疆南部地区居民的回鹘化等新型的多民族分布格局奠定了基础。宋辽金元时期,新疆的民族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先是西迁的回鹘在新疆建立了数个政权,吐蕃势力退出新疆,契丹人进入新疆建立了西辽政权,促成了新疆民族分布和政治格局的变化;蒙古族兴起之后实现了对新疆及中亚地区的统治,新疆又出现了新一轮的民族迁徙浪潮。明清两代是新疆民族分布格局的确立时期,一方面满、锡伯等民族迁入新疆,多民族分布的格局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在长期的民族融合过程中众多现代民族开始形成。公元 15~16 世纪,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语言等多方面的统一,塔里木盆地周边地区的众多民族逐步融合为维吾尔族,与此同时,哈萨克、乌孜别克、柯尔克孜等民族也最终完成了形成过程,其后由于屯田的发展以及治理的需要,大量的汉族、满族、锡伯族、达斡尔族、蒙古族等民族纷纷迁入新疆,由此奠定了新疆 13 个世居民族聚居的格局。

多民族聚居的历史发展轨迹,一方面说明了新疆民族迁徙频繁,今天的多民族聚居格局是历史上众多民族长期迁徙、融合而形成的,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今天 13 个世居民族是历史上众多民族长期迁徙、融合的结果。

2. 发展、演变的四个阶段

新疆多民族聚居格局的形成经过了四个发展阶段:史前时期是新疆多种族共居的奠基时期,这一时期虽然尚未形成现代意义的民族,但不同人种的分布已经为多民族聚居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前提条件;汉唐是新疆民族迁徙和融合时期,这一时期多民族分布的格局已经形成,但多民族分布的格局并不是简单的存在,而是在相互之间不断融合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宋辽金元为新疆各民族进一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是现代新疆多民族分布格局确立的奠基,众多新民族的迁入,尤其是回鹘的迁入,促进了新疆现代多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明清为新疆多民族共存格局的确立时期,这一时期今天新疆的 13 个世居民族不仅在民族融合的浪潮中形成,而且相互之间结成了密切的关系,共同成为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在新疆多民族聚居格局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值得指出的是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和经济文化的互补是

一个突出的特点,也是一个客观规律。

新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和经济文化的互补可以在诸多方面体现出来。首先是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南疆传统的以农业为主的绿洲经济和北疆游牧经济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而地处欧亚大陆通道又使各民族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一个个站点,频繁通过这些站点的人员和物资一方面连接起了欧亚大陆,另一方面则将各民族凝聚为一个整体。其次是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和融合促成了各民族的不断发展壮大,诸如隋唐时期的高昌,宋辽金元时期的于阗李氏王朝、喀喇汗王朝、高昌回鹘王国、西辽王朝,元代的窝阔台、察合台汗国等,无一不是在各民族之间的密切交流和融合中出现的多民族联合政权,而许多现在的民族,诸如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柯尔克孜、俄罗斯等,也多是在历史上众多不同民族之间迁徙和融合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三是新民族的不断迁入一方面推动了新疆多民族分布格局的发展,促成了新民族的诞生,诸如回鹘的西迁为现代维吾尔族的形成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对稳定新疆的局势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进而为各民族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环境,诸如汉唐时期汉族的屯田戍边、清代满族、锡伯族、蒙古族的西迁等,都是当时新疆社会稳定所必需的。四是新疆的众多民族,包括历史上已经消失的民族,都为新疆的发展以及丝绸之路的兴盛做出了突出贡献,共同创造了灿烂的西域文明。正因为有了这些互补和融合,才使得新疆各民族之间结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并在近代抵御外强入侵的情况下结成牢固的整体。

3. 民族关系中存在和好交往,也有冲突战争

从新疆多民族聚居格局的发展和演变看,各民族之间的和好交往是新疆民族关系的主流,但不可否认,在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也是存在的,这是在阶级社会里民族之间交往的一种特殊形式。

在阶级社会里,民族关系受阶级关系的影响和制约。阶级社会的民族关系主要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方面各民族统治阶级把持和利用本民族的名义,同异民族发生相互关系,表现为民族间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文化歧视,甚至社会排斥;另一方面则是各族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各被统治民族人民出于阶级利益的一致,而表现出来的以反抗各民族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追求平等和有利于生产生活的社会环境的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友好相处、经济文化交流而共同进行的斗争。民族之间压迫、剥削和歧视的存在是导致民族之间冲突战争的主要原因,新疆也不例外。在新疆民族关系史上,既有新疆各民族反抗历代王朝、割据政权统治者压迫而引起的冲突,也存在

着历代王朝、割据政权统治者利用其他民族的力量镇压反抗或扩张势力的战争。应该说,这些冲突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对新疆的稳定和发展、各民族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带来了危害,但同时这些冲突战争也是各民族形成关系的重要途径。一些民族在冲突战争中消亡了或迁出了新疆,但消失的民族或迁出民族的遗留部分却成为了其他民族的成员,或与其他民族融合而形成了新的民族,而有些民族则随着冲突战争所带来的全疆或局部地区的统一,逐渐融合了辖境内其他民族成员,进而得到了发展和壮大,如伴随着回鹘的西迁及喀喇汗王朝、高昌回鹘王朝的创建,回鹘人逐渐融合了塔里木盆地周缘的众多民族,最终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维吾尔族。也就是说,尽管在历史上各民族之间存在冲突战争,但总的趋势却是在这些交往和冲突中各民族结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的血肉联系。

4. 在反抗外来侵略斗争中,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爱国精神得到升华

1840年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疯狂的侵略和掠夺,并强迫清王朝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而新疆由于地处边疆,长期处于自然状态的多民族聚居格局发展历程不仅被中断了,而且各民族人民更是备受列强的欺压和凌辱。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血肉关系已经将新疆各民族凝聚为一个牢固的整体,因而面对外敌入侵,共同的命运将新疆各族人民与全国人民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奋起反抗。塔城各民族人民在徐天尧等人率领下进行的火烧沙俄贸易圈的行动;伊犁各民族人民为保卫伊犁而进行的各种抗争;南疆各族人民对中亚浩罕支持下阿古柏入侵的英勇抵抗;柯尔克孜、塔吉克等族人民为抵御英俄入侵帕米尔高原而进行的抗争等等,这些壮举充分说明在外敌入侵面前,为保卫共同的家园,新疆各民族多元一体观念得到了空前加强。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地处西陲的新疆各民族人民的抗战热情更是空前高涨,不仅成立了各种群众组织,动员全疆人民捐款、捐物,支援抗日前线,而且新疆地区成为了抗战的大后方,众多援华物资通过新疆运入内地,中苏两国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建立的航空教导队和飞机制造厂,为抗日前线输送了大量航空人员,也提供了大量飞机,有力支援了抗日前线。在抗日战争过程中新疆各民族人民所表现出来的爱国热情,更说明了在国家危难面前,新疆各民族人民的国家观念得到了进一步升华,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抗日战争期间,维吾尔族年轻诗人黎·穆塔里甫所写的如下诗句即是这种国家观念升华的最好表现:今后,让我们中国,/要雪恨,/要复仇,/要英勇地战斗! /

要保卫,/要解放,/比我们生命还要宝贵的祖国!①

三、多种宗教在碰撞中并存

和多民族分布的格局一样,有史以来新疆也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回顾新疆的宗教发展史,不仅有助于人们确立一个正确的宗教观,也有利于制定科学的宗教政策,协调和处理各种宗教之间的关系。

1. 多种宗教文化的存在、演变与交融,有助于文化的发展、繁荣,反之,则会造成文化的衰败

宗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古老而又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也是至今依然存在并对社会各方面都产生重要影响的客观现实。说宗教是文化现象,主要在于一方面宗教本身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宗教通过各种方式渗透到文化的各个领域,进而对文化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多种宗教文化的存在、演变及相互交融,有助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反之,则会造成文化的衰败。

在新疆历史上,曾经有着众多不同的宗教,原始宗教、萨满教、祆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先后在新疆传播。新疆历史上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是由新疆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多民族分布的特点决定的。新疆地处亚洲腹地,是古代联结欧亚大陆的主要通道和枢纽,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传播和交汇的地区,不同的宗教往往在这里交汇,之后再传播到内地或其他地区。民族是宗教文化的载体,但由于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不同,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因而宗教的分布和民族或民族政权的分布存在密切关系,新疆多民族分布的格局由此也导致了多种宗教并存的现象。也正是因为有了多宗教并存的状况,历史上的新疆文化呈现出绚丽夺目的色彩。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个别时期由于割据政权奉行单一宗教的政策为新疆文化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诸如在喀喇汗王朝时期,由于统治者极力推行伊斯兰教,与信奉佛教并是当时西域佛教中心的于阗展开了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冲突和战争,战争不仅造成了于阗文化的急剧衰败,而且也对塔里木盆地西部和南部的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和难以估量的损失。当然,由于统治者推行单一宗教政策而给新疆文化带来的严重破坏并不是新疆文化发展史的主流,主流依然是多种宗教的并存

① 《黎·穆塔里甫诗选》。

和交融,这也是新疆文化得以灿烂的主要原因之一。

2. 新疆地区宗教演变和发展的阶段

新疆地区宗教的演变和发展历史大致经过了四个不同的阶段:从原始宗教到多种宗教并存时期、以佛教为主的多种宗教并存时期、佛教和伊斯兰教同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时期、以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为主导的多种宗教并存时期。

原始宗教是宗教最初的形态,和我国其他地区一样,新疆的原始居民也信仰原始宗教,新疆的远古居民不仅崇拜太阳,而且也崇拜动植物,正是这些崇拜构成了新疆原始宗教的主要内容,并最终导致了萨满教的形成。但是,值得说明的是,原始宗教自产生起就已经呈现出各种不同的形态,诸如游牧民族对狼的崇拜,农业民族则崇拜老鼠;各个部落对图腾的崇拜更是呈现出千差万别的状态。其后,祆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纷纷传入新疆地区,新疆进入了多种宗教并存的状态。魏晋南北朝初期,由于佛教在传播过程中日益兴盛,成为新疆地区的主要宗教,但道教、祆教、景教等也依然有着重要的影响,新疆由此进入了以佛教为主的多种宗教并存时期。公元9世纪末10世纪初,伊斯兰教开始传入新疆,但仅是在喀喇汗王朝境内传播,并与以佛教为主要信仰的于阗李氏王朝、高昌回鹘王国形成鼎立之势,新疆的宗教开始进入佛教和伊斯兰教同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时期。公元16世纪至20世纪,新疆以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为主导的多宗教并存格局形成。公元16世纪初,在伊斯兰圣战的行动下,新疆佛教势力从哈密退出,标志着伊斯兰教自公元10世纪传入,经过6个世纪的扩展,最终取代佛教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但这种局面并未能维持很长时间。公元16世纪末,游牧于蒙古草原西部的卫拉特(准噶尔)蒙古人西迁进入天山以北的准噶尔盆地。在民族分布上形成“南回北准”的格局。卫拉特蒙古人信仰的藏传佛教很快遍布天山以北,与占据天山以南的伊斯兰教平分秋色,形成“南伊北佛(藏)”的格局。这一时期与伊斯兰教、藏传佛教并存的还有道教,另有新传入的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

自古以来多民族、多元文化并存的状况,决定了新疆历史上和今天多宗教并存的格局。在多宗教并存的历史中既有政教分离、和平共处的一面;也有长期对峙角逐,甚至有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宗教战争”。后者的背景是世俗政权出于借助宗教维护其统治和扩展政治势力的目的,实行政教合一,采取宗教“圣战”,在扩张政治势力的同时,相应的宗教的信仰也随之推向更为广泛的地域。

3. 伊斯兰教从来都不是新疆地区唯一的宗教,伊斯兰教在新疆地区的传播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从新疆多种宗教并存的历史可以看出,伊斯兰教从来都不是新疆地区唯一的宗教,而且伊斯兰教最初在向新疆传播的过程中屡屡受挫,最终得以传入是当时新疆特定的政治环境导致的结果。

公元7世纪后期,由于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对中亚的征服,中亚地区相继出现了几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政权,但信仰伊斯兰教的萨曼王朝向喀喇汗王朝发动的“圣战”屡屡遭到惨败,一方面说明当时伊斯兰教向新疆的传播受到了极大的阻力,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的新疆政治势力并不欢迎伊斯兰教的传入,由此导致了伊斯兰教传入新疆的时间比内地都晚了两个多世纪。公元9世纪后期,萨曼王朝发生内讧,在内讧中失败的王子纳斯尔·本·曼苏尔逃入喀喇汗王朝,而一向仇视萨曼王朝的喀喇汗王朝统治者奥古尔恰克·卡迪尔汗为利用曼苏尔报复萨曼王朝,对其采取了支持政策,并同意曼苏尔在阿图什修建清真寺,伊斯兰教由此才得以传入新疆。伊斯兰教传入喀喇汗王朝境内之后,萨图克·布格拉汗试图利用伊斯兰教的势力推翻其叔父奥古尔恰克·卡迪尔汗的统治,因而不仅自己信仰伊斯兰教,而且在最终夺取喀喇汗王朝的统治权之后开始奉行单一宗教的政策,由此导致了伊斯兰教在新疆的广泛传播。在其后传播的过程中,伊斯兰教也是充分利用了割据政权的政治需要,如秃黑鲁帖木儿汗为利用伊斯兰教势力加强内部统治的需要,与额什丁和卓家族实现了联合,而这一联合不仅导致了察合台汗国境内以蒙古人为主的居民纷纷接受伊斯兰教,而且在新疆开始出现以和卓家族为代表的宗教势力。因此,我们可以说,当时喀喇汗王朝对外政治斗争的需要是导致伊斯兰教传入新疆的主要原因,而喀喇汗王朝内部政治斗争的需要又为伊斯兰教更广泛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时机,其后和割据势力的结合成为伊斯兰教在新疆广泛传播的重要因素之一。

4. 宗教与世俗权力分离是新疆稳定的基础

由于宗教具有特殊的影响力,历代王朝,包括新疆境内的各种割据势力都想利用宗教势力来加强自己的统治,这是新疆宗教并存格局不断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应该说,宗教势力和历代王朝,包括新疆境内的各种割据势力的结合对于新疆的稳定也产生了一定的正面影响,但是宗教势力的过度发展往往也会为新疆的稳定带来严重危害,诸如佛教势力的过度发展不仅严重影响了当时的社会生产,而且频繁且大规模的宗教活动也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这也是佛教在隋唐之后呈现衰败的原因之一。而更重要的是,